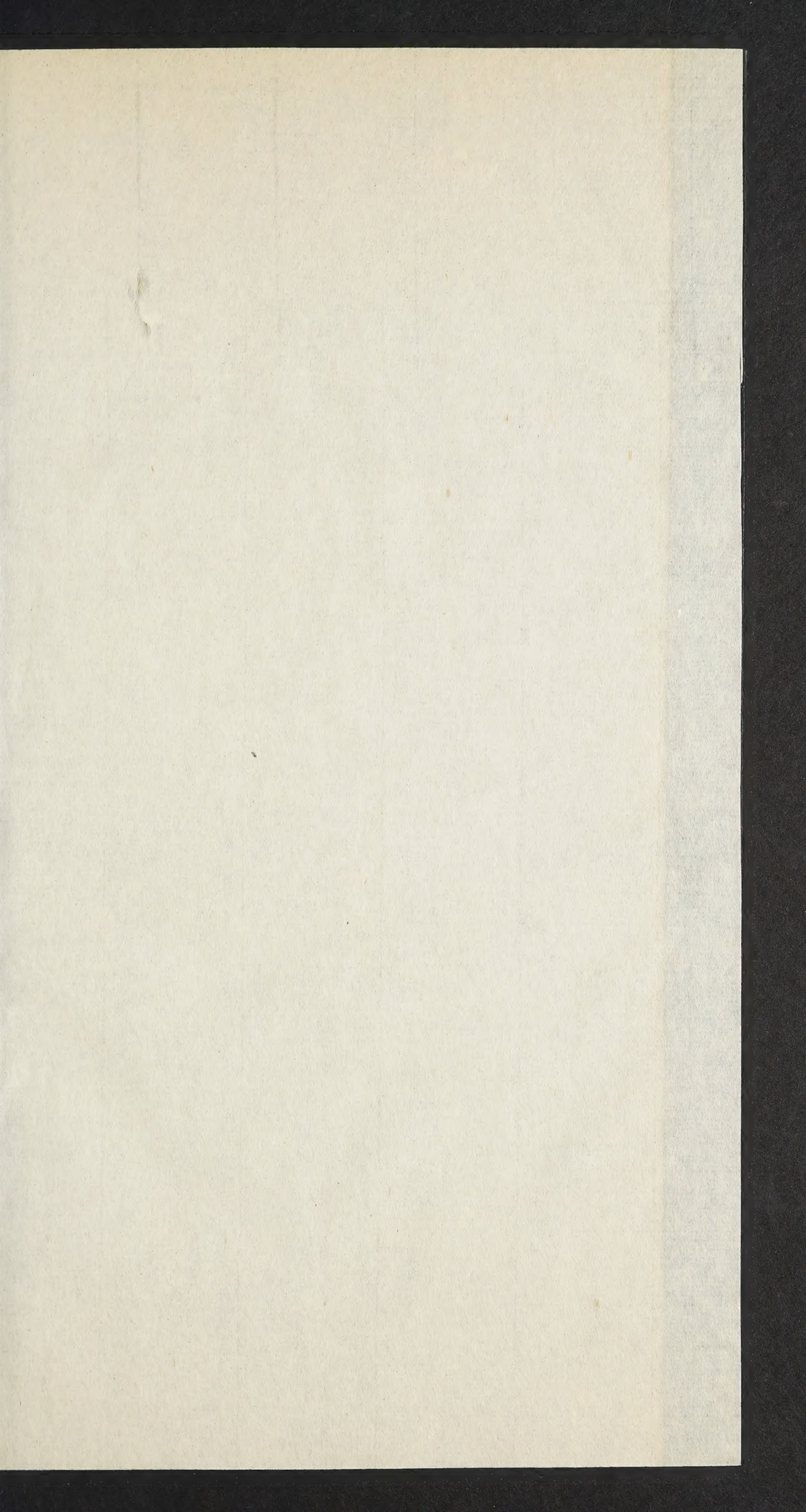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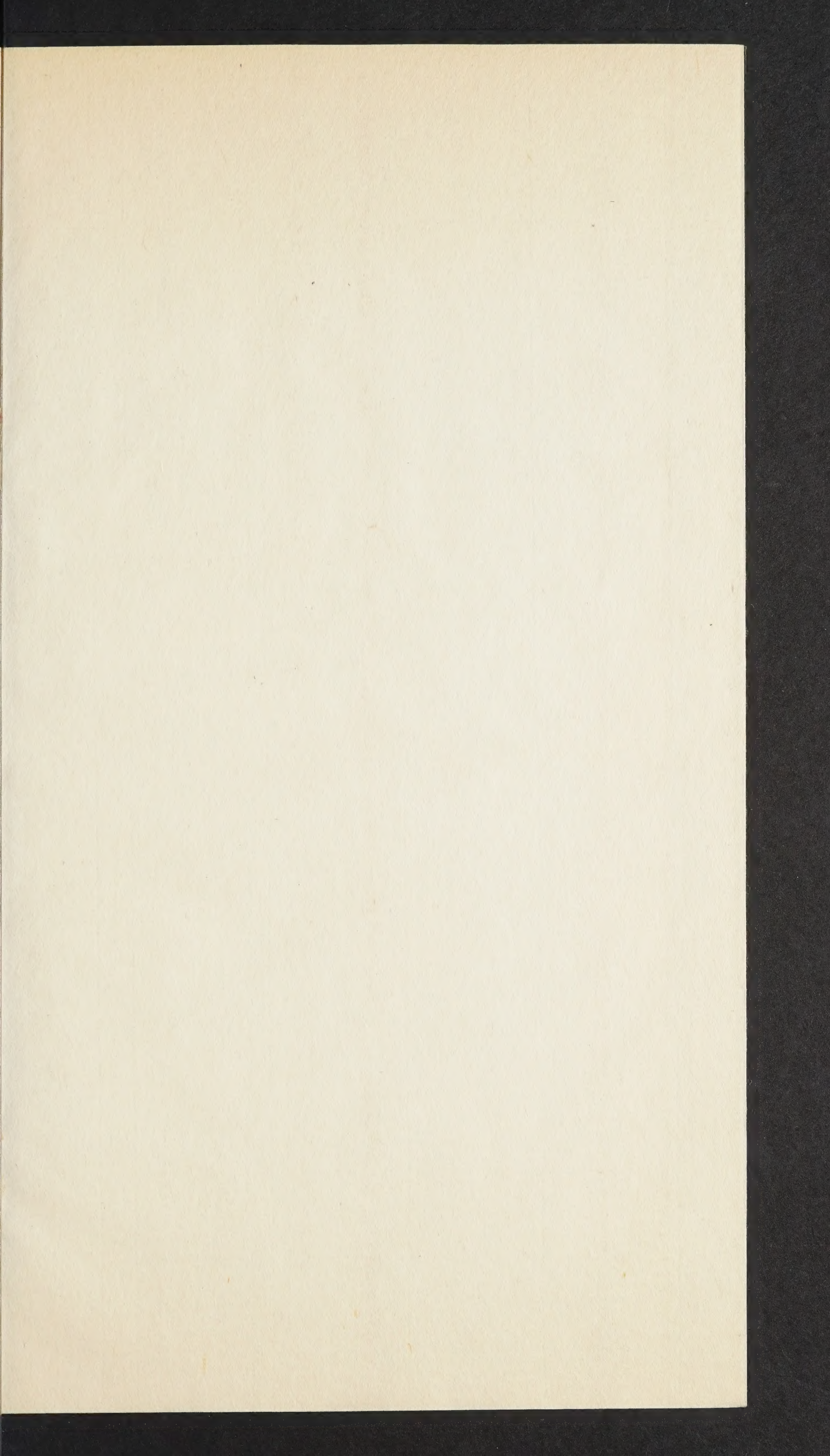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 卷之十一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一

三國志

魏志　詔令　奏議　　維著

武帝

軍譙令

敗軍失制令

敎學令

上還三縣令

舉士令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一

文帝

答司馬懿令

祀孔子詔

婦人與政詔

報王朗詔

鵜鶘詔

明帝

諫試詔

適子入朝詔

崔琰

諫世子書

王朗

孫權遣子入侍疏

脩營宮室疏

保育王子疏

王肅

征蜀疏

董昭

陳流弊疏

蔣濟

中書專任疏

杜恕

刺史領兵疏

陳思王

求通親親疏

高堂隆

淫雨疏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二目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壹

三國志

蜀志 詔令 奏議 雜著

先主

上言漢帝

諸葛亮

上先主爲漢中王表

出師疏

後出師疏

廢李平表

譙周

諫游觀聲樂疏

吳志 詔令 奏議 雜著

吳主

報陸遜

分天下盟詞

議奔喪科禁詔

答諸葛瑾

韋曜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

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三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三目終

雲間　顧在觀覲生
許湻徹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晉陵陳震生青雷

武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祖帝世曹騰爲中常侍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橋玄見而異焉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安之者其在君乎

軍譙令　建安七年春正月公軍譙

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

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質直之旨足使愴心感意

武帝

敗軍失利令 建安八年夏五月

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身所權敗則亦多矣又可盡抵乎

武帝

教學令 建安八年秋七月

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

清宕特絕

武帝

上還三縣令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

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

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

相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
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
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
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
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
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
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
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
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

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
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
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
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
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
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
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

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

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

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令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匿衷而談胡顏斯厚　此令壽志不載松之補註

皇衣而讀胡顏斯導　此今帝志不敢忘之誠甚

詩但食元平萬凡且以分補識淺少端無之責也

但生千日土可得而參今上隱隱及今苦三罷曰二

武帝

舉士令 建安十九年冬十二月

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繇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求黨索隨誠操所急

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嗣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漢帝禪位王乃即阼改延康爲黄初奉漢帝爲山陽公

答司馬懿令

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成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

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高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踐阼之日其苟妄全載去矣

文帝

祀孔子詔 黃初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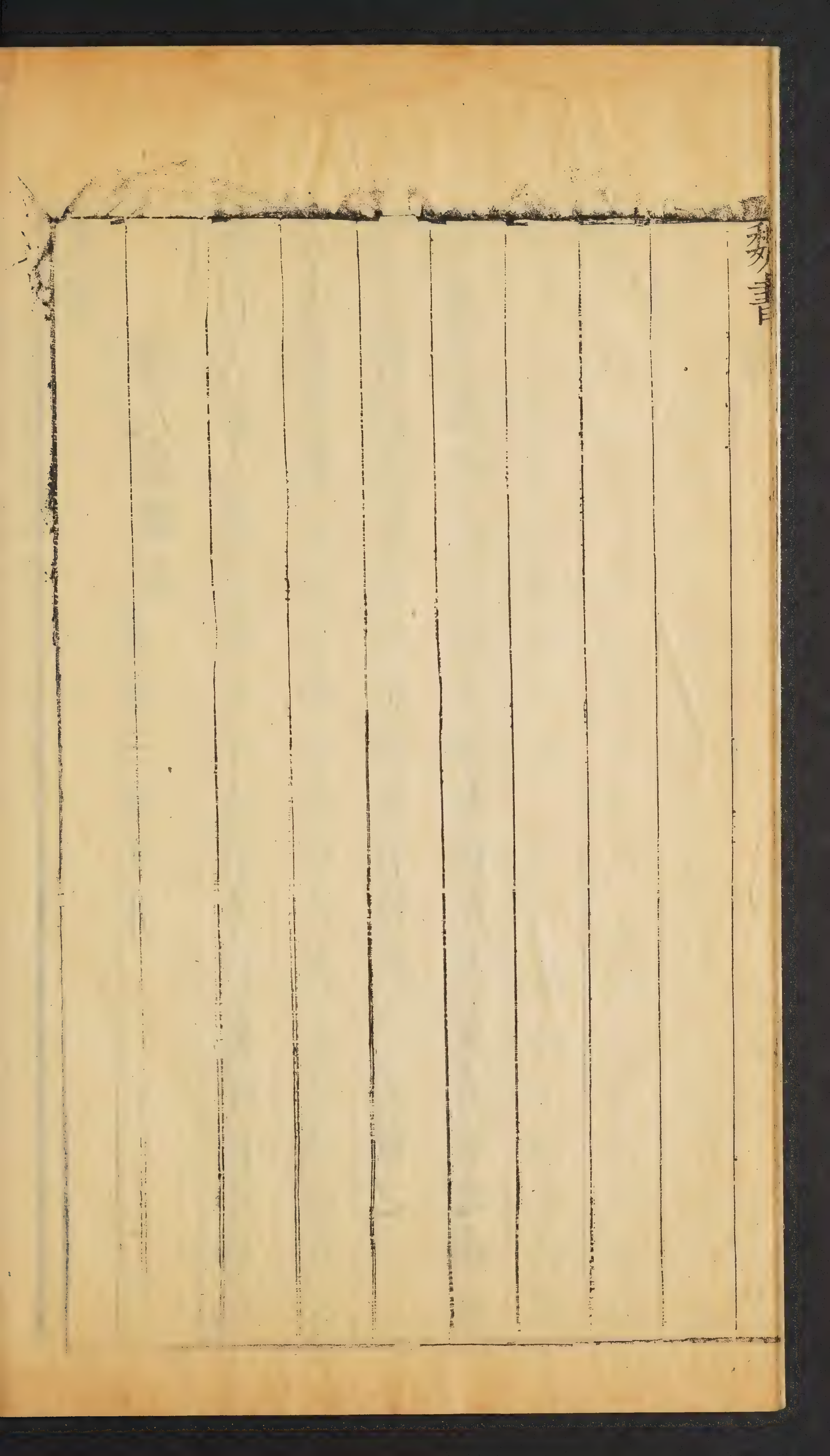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不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

襃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
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
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
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
屋以居學者、
此其志不小

婦人與政詔 黃初三年九月

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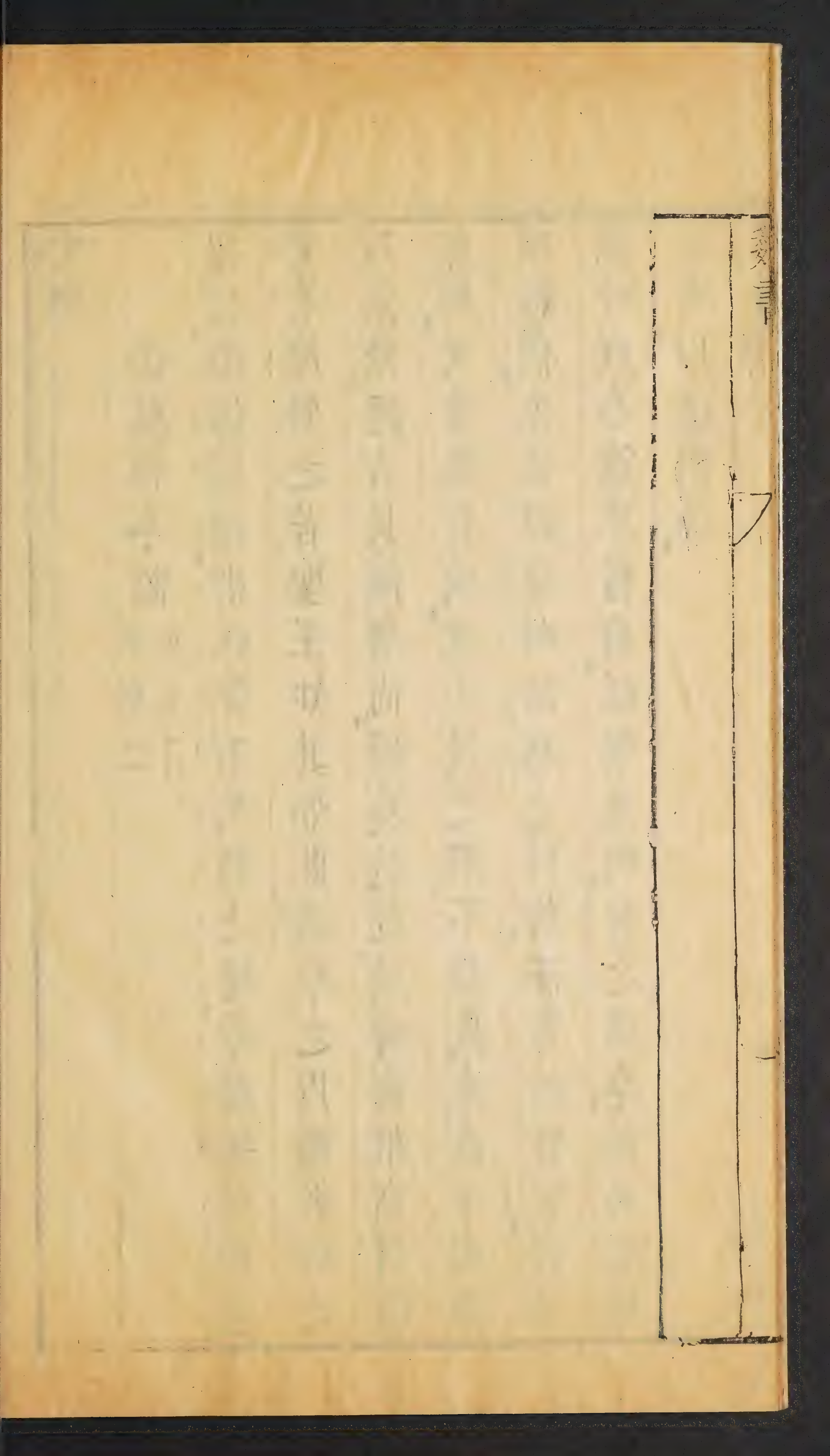
有呂氏有邑姜有王莽有申侯是亦過正之矯也



文帝

婚葬律令詔 承明二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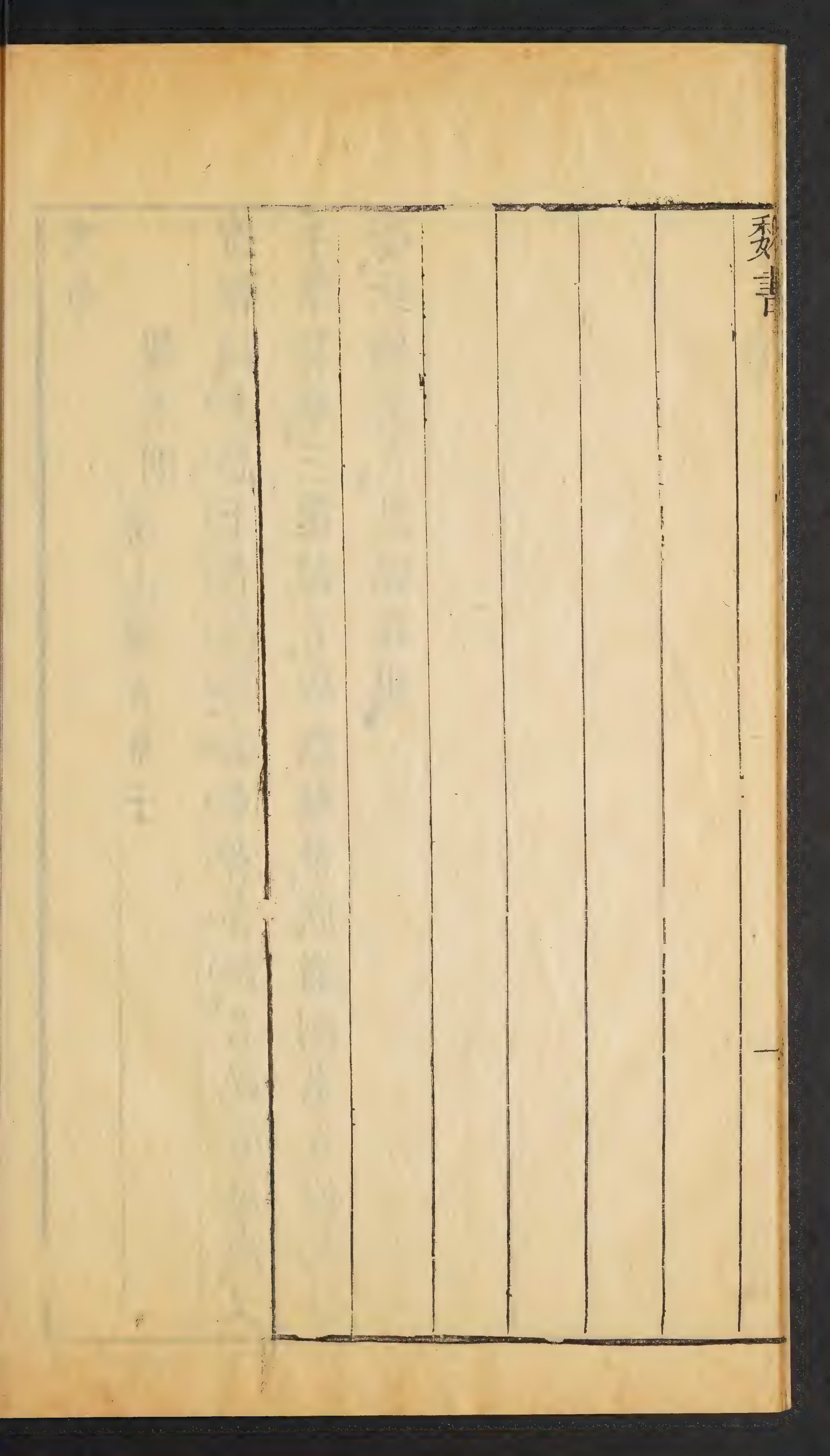
詔曰、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



文帝

報王朗朗上疏言皇子

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旣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文帝

鵜鶘詔 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湖

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

古雅有味

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黃初七年夏五月卽皇帝位

課試詔 太和四年春二月

詔曰世之質文隨敎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繇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明帝

適子入朝詔 太和五年八月

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魏文疎忌骨肉抑絕不通此善改父政矣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宮省莫知其所繇來者景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

追賜劉整鄭像詔 嘉平六年春二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劉整出圍爲所得終無他辭又遣鄭像出恪得像將繞城大呼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力努力

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絶無漢氣自成一調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

卹死事詔 正元二年冬十月

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亾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埸寃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

浸於偶麗矣

高貴鄉公

改地名詔　正元三年春三

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尸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

博通自喜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咸熈二年禪位于晉

取蜀詔 景元四年夏五月

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蹵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

可見維爲敵人所畏

夏侯玄字太初尚于少知名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爽誅内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謀欲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廷尉鍾毓奏豐等大逆無道皆夷三族

時政議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

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
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
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
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
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
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
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于銓衡之機
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
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

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匪寔失
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
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兢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
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
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
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

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官長各察其屬功罪有歸法之善者遂爲後世稱述不㢄

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謂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以才見異幾爲太子者數矣

求通親戚疏黃初二年監國奏植醉酒悖逆貶爵三年立爲鄄城王太和三年徙封東阿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
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鋒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轉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弭箠。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隷。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

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愍、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伋、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思爲文浮冗卑弱大畧如是感甄一賦廼獨妖艷七步詩俚鄙可笑世稱子建才者何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年二十九乃就鄭玄受學太祖辟爲别駕從事

諫世子書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琰書諫

葢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

適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

世子報曰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倉卒聞魏武能使崔琰能諫世子能受不仁而得亦非偶然也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師太尉楊賜太祖表徵之積年乃至文帝踐阼爲司空

孫權遣子入侍疏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欲舉軍東征朗上疏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

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愼守所
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
可動計不可測

簡貴

王朗

修營宮室疏 是時方修營宮室朗上疏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有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足覇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郎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後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閒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闔閭之象魏使足用列遠

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熈不作。未之有也。

大禹節儉特爲拯患高奇獨絕

保育皇子疏　時屢失皇子而後生就館者少朗上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内官百二十人而

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爾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僂僂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王肅字子雍朗子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征蜀疏 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董昭

與袁春卿書 昭從圍鄴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與春卿書

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

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
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
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
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
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
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
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
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

彰矣、宜深晢計、早決艮圖、

整飭爲體辨至乃國策也

藝谷爲體辨王乃國策也

學矣宜深留情早決真圖

董昭字公仁濟陰人說張楊表薦太祖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

陳流弊疏　明帝即位昭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淸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

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冐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書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千年以前獎與今合得無可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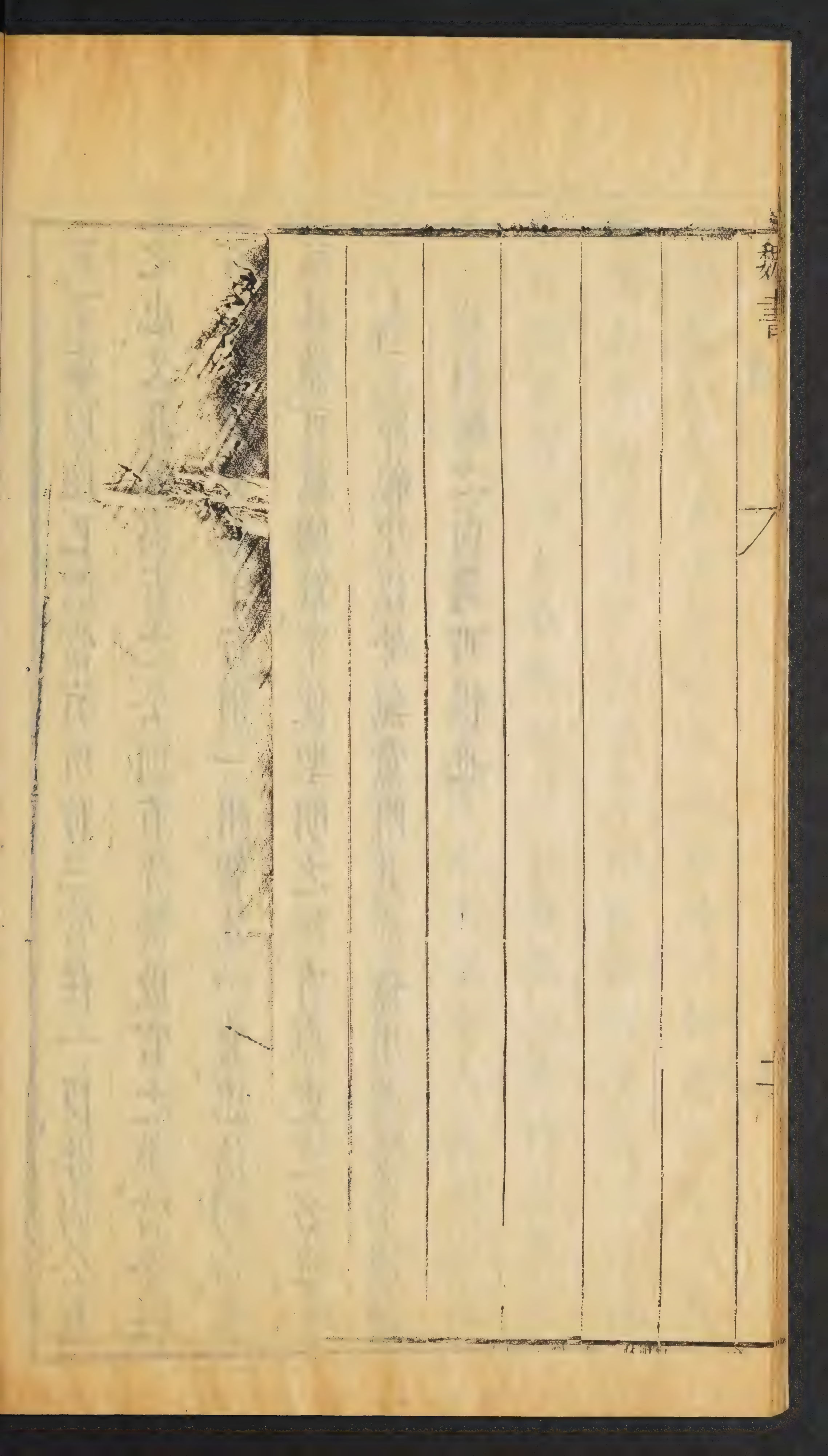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仕州別駕使于譙太祖拜濟丹陽太守明帝時賜爵關內侯

中書專任疏 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

割制衆臣皆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嘗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典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卬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逝邵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

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必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人主即親中臣外無黨附其權無用其勢不成所以因時之向爲可恨也



杜恕 恕字務伯畿子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刺史領兵疏 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刺史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横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其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夫

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
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構難、繞
天畧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理、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
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
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
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
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眧于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
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
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
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
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

天下若二賊游魂于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僂僂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于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也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魯高唐生後也太祖召爲掾黃初中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賜爵關內侯

淫雨疏帝愈增崇宮殿百役繁興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

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
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
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
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
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
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
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
帝欲與中國爭衡今乃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
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

下聞之豈不傷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誅滅而爲國

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

士民重其斂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

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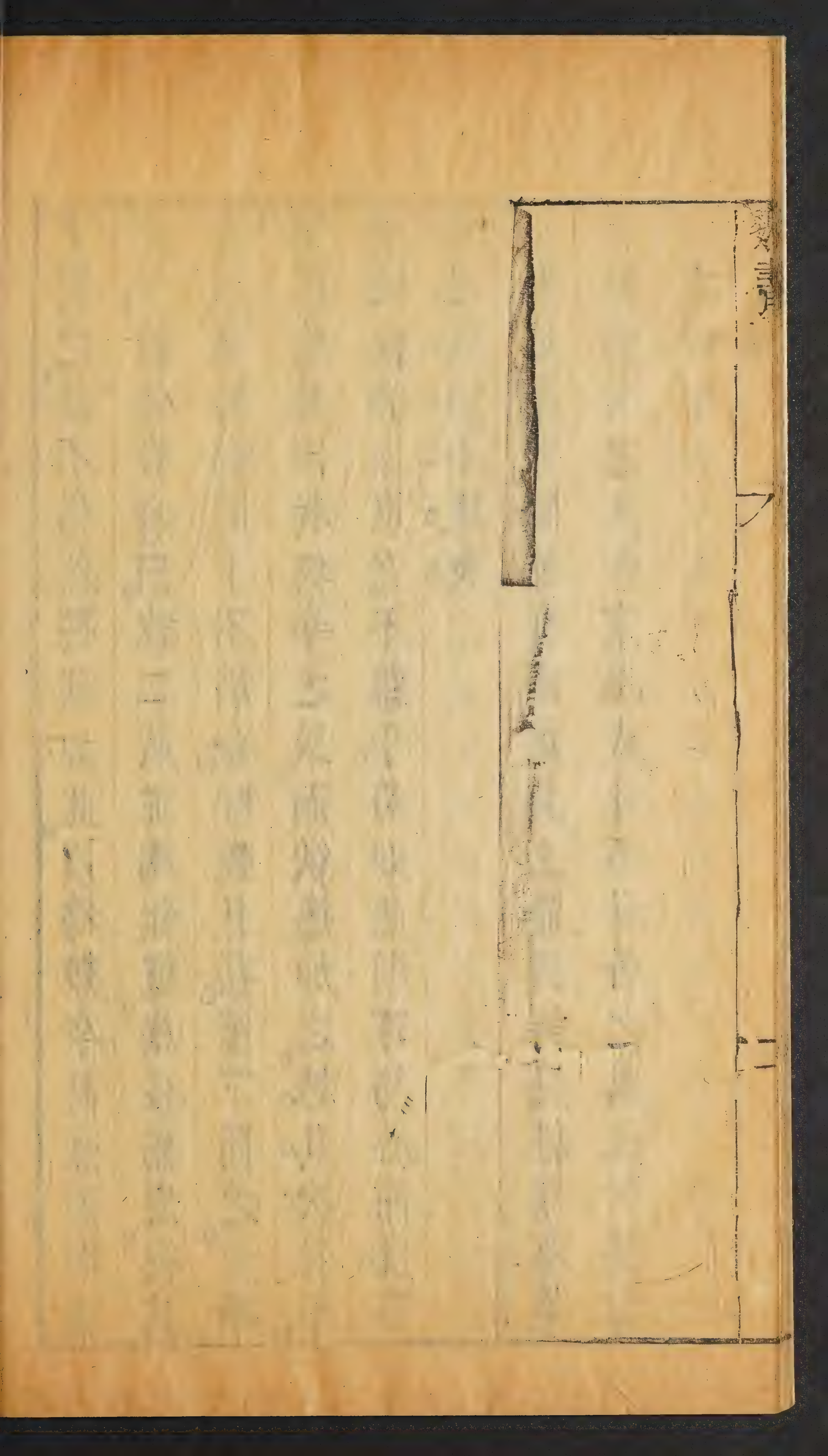
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

義之數亦不遠矣

先是陵霄闕構有鵲巢其上隆目詩云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何其言

之切中



文帝

又與吳質書

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不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

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
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
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
惜、間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
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

獨自擅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邪、恐

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陳思與楊修書多發人短高自詡大此才不足而矩有餘也觀此書度量相越何其遠哉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文帝踐祚徙散騎侍郎兖州刺史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戒子書 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意兄子默沈其子渾深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保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于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者不篤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

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古者盤杅有名、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巳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亾、晩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闒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亾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

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盖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

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忘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士

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廣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暱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有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戚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如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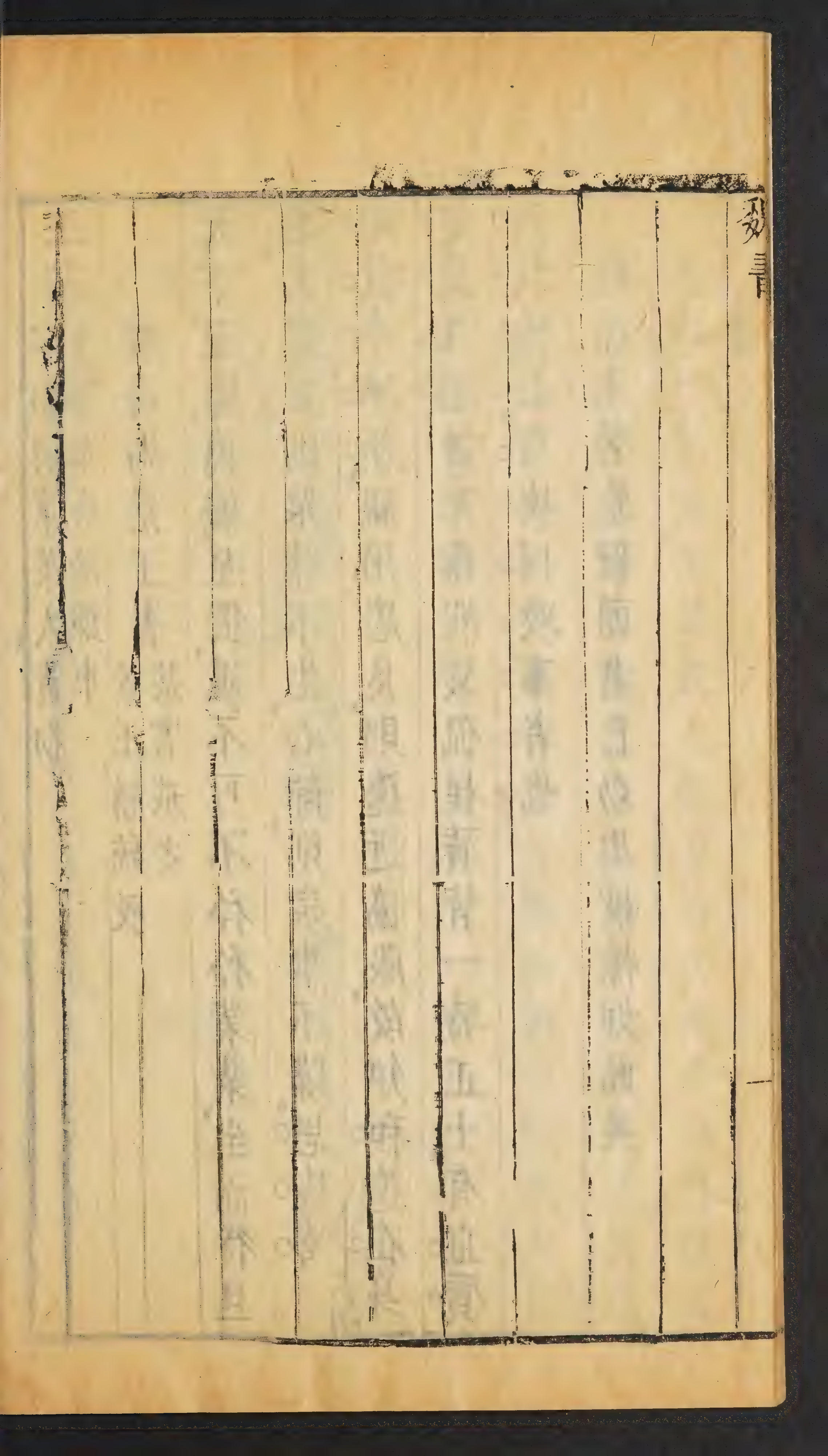
教以洸默渾深復取人臧否為法戒此與馬援戒
子不談人過而短長龍伯高杜季良以身取怨禍
者何異明知伯夷叔齊激貪勵俗猶不願為大槩
教之謬矣

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

戒司馬景王書 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魏運未替黨新朝者已効忠披愫如此矣



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𢽾惠夙成會年五歲繇遣
蔣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材藝術數
博學精
名理

檄蜀將士吏民 文王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
可取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
督關中諸軍事移
檄蜀將士吏民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
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
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
工化此王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祖上聖德欽明紹

逢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虞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紲布

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
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
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
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
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
于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窺禍于未萌安

醜毒懷祿而不變哉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恵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鍾士季絕世奇才檄蜀者有以用蜀也勸取蜀者實爲自取也彼見曹氏以詐力篡取天下司馬又將從而覔販焉雄心壯規葢有非常之慮觀其入蜀之後去緒除艾欲使騎步兼進五日之內水陸並會洛陽自以一旦天下可定也豈非烈丈夫之爲哉天命不諂徒死可惜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廙兄望之有名于世爲劉表所害廙懼遂歸太祖

治道論

論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群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輙有姦巧

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矣
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
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
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
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
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主事者或州郡有
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于治雖
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于治雖失計其聲譽
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

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乃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

聲譽實治勢不得兼爲長吏誠難

曹冏 魏宗室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

宗室論 時少帝幼稚冏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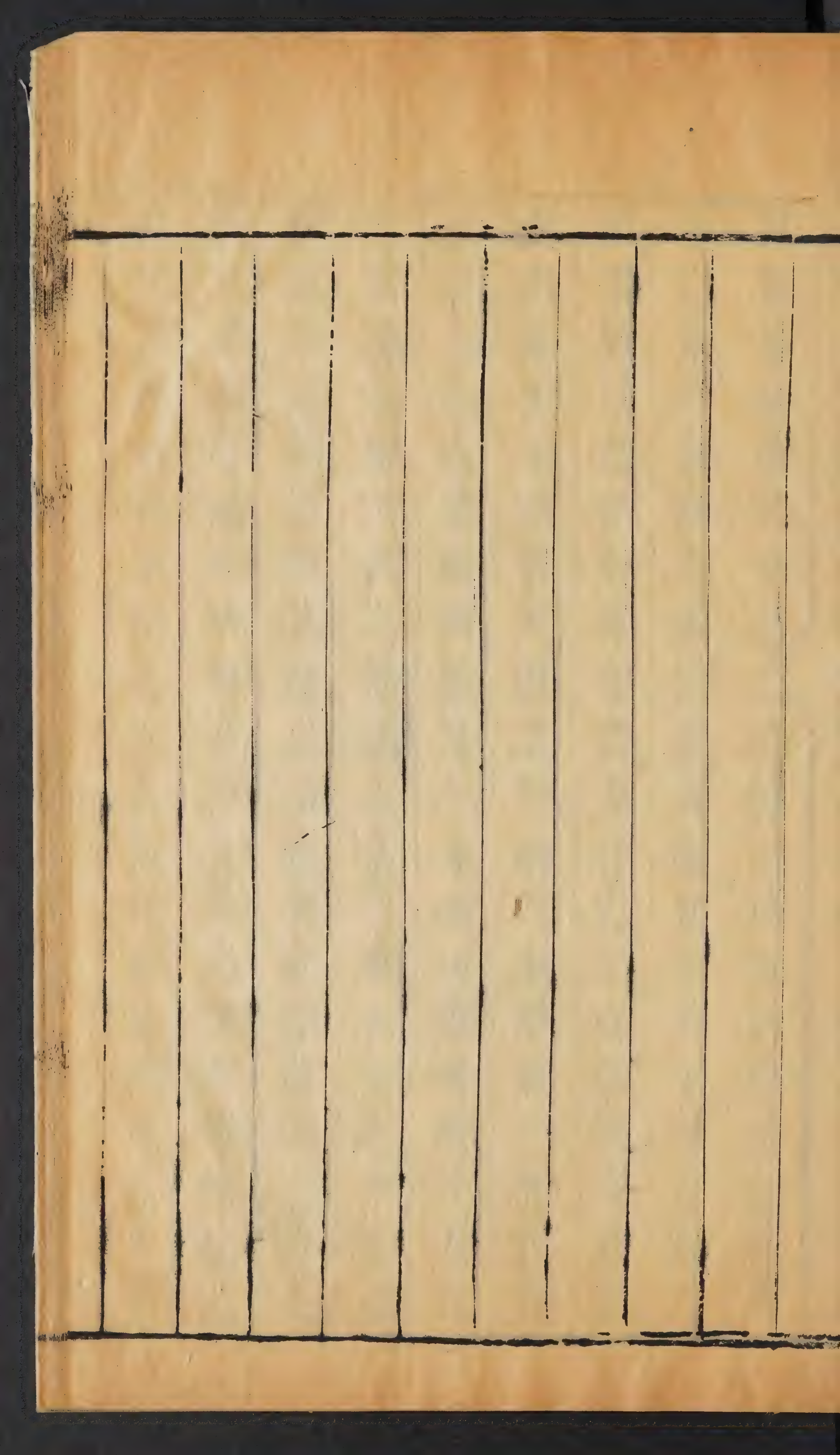
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振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濅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韓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併於越晉分為三曾滅於楚鄭兼於韓曁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

不肯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紬其議。至于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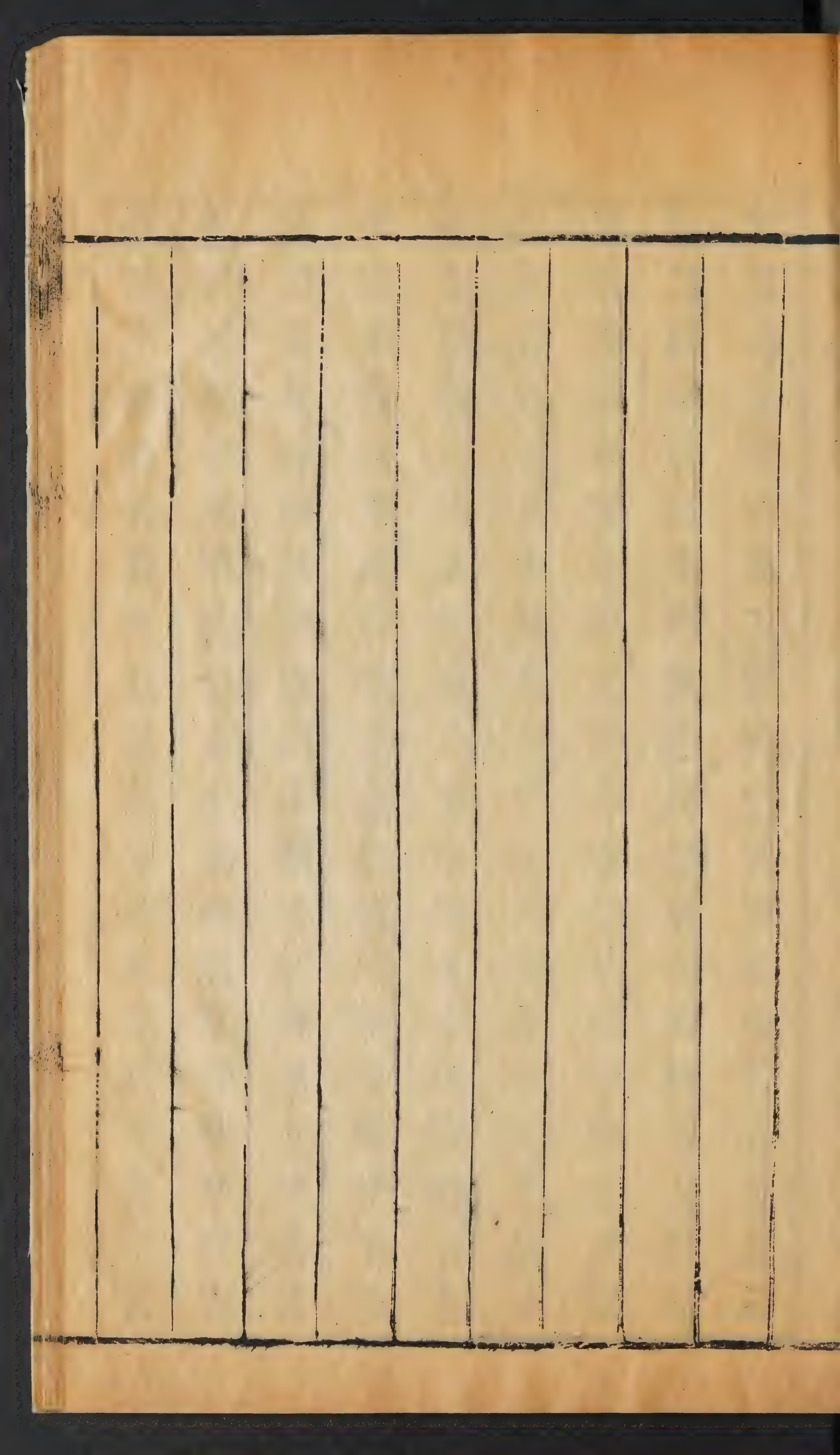






潰叛勝廣滑之于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姧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

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强大盤
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
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
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
之患、賈誼曰、諸侯强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





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

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繇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兇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

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於非類為在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殭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

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魏文私憾陳思削弱本根蕃王食邑不過數千監國檢制有若拘囚一旦傾移無所枝梧失在文帝不在曹爽也

傅玄

馬先生序 扶風馬鈞巧思
絕世傅玄序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

軍秦朗爭論于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
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
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
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
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
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
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
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
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

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鷄巧變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

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

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

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

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

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

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

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

心乖于內口屈于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

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

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
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
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
非言語宰我子夏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
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
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
于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
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
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
此所以多廢也。馬是所以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
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
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
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存而不
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于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
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

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察之哉馬先生
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
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于時乃有益于世平子雖爲
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于世
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玄爲晉人文載魏詮奇妙無方璺則南華特理爲

過

三國書 蜀志奏議 吳志雜著 詔令

顧在觀觀生　蕙水徐時會嘉之

雲間許清衢介夫輯評　顧之莘宗之參訂

句章陳禘廣生　陳祐天生

先主 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上言漢帝 建安二十四年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先主上言漢帝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得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

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

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

寵厚。脩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
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
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
亭侯印綬。
孚孚血誠言之不作

諸葛亮

上先主為漢中王表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于漢帝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

下殘毀民物乂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

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

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
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著依漢初諸
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
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氣壯而詞直爲曹筆難爲劉氏屬文易理勢然也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隴畝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由是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出師疏 建典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
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誠者成物物之爲義其類甚廣苟在于誠無有不

化孟子言禽獸何難便不濟事後主昏騃寘頑不
靈蠢蠢然一物也終其身守丞相法不變無疑惑心
亦無有以說疑之者何哉惟其誠也周公對之爲
有慚色矣

諸葛亮

後出師䟽建安六年十一月復出散關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

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

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
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
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
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
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
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
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

銅等及曲長純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
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
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
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
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
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
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稍歸蹉跌昔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

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

有曹操大逆有諸葛聖忠一時並見造物奇巧極

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有曹操大逆有謀篡聖志一毫直見逆為存亡旨

矣

諸葛亮

廢李平表

軍出祁山平督運事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平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辭窮情竭于是表廢爲民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

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圖相賑如此相負如彼雖欲不死亦不可得

譙周字允南巴西人通諸經及圖緯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諫游觀聲樂疏

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日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

故非一心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
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
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
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勠力
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
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

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
此疏可謂忠規然周文繁質箏訊丞相出師勸後主納降何其卑瑣無志也至死之年自謂可與孔子劉楊齊軌誕妄極矣

吳主孫權

字仲謀兄策薨以事授權黃龍元年即皇帝位

報陸遜

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悉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

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若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于君也

遜所言眞大臣體權所報亦英君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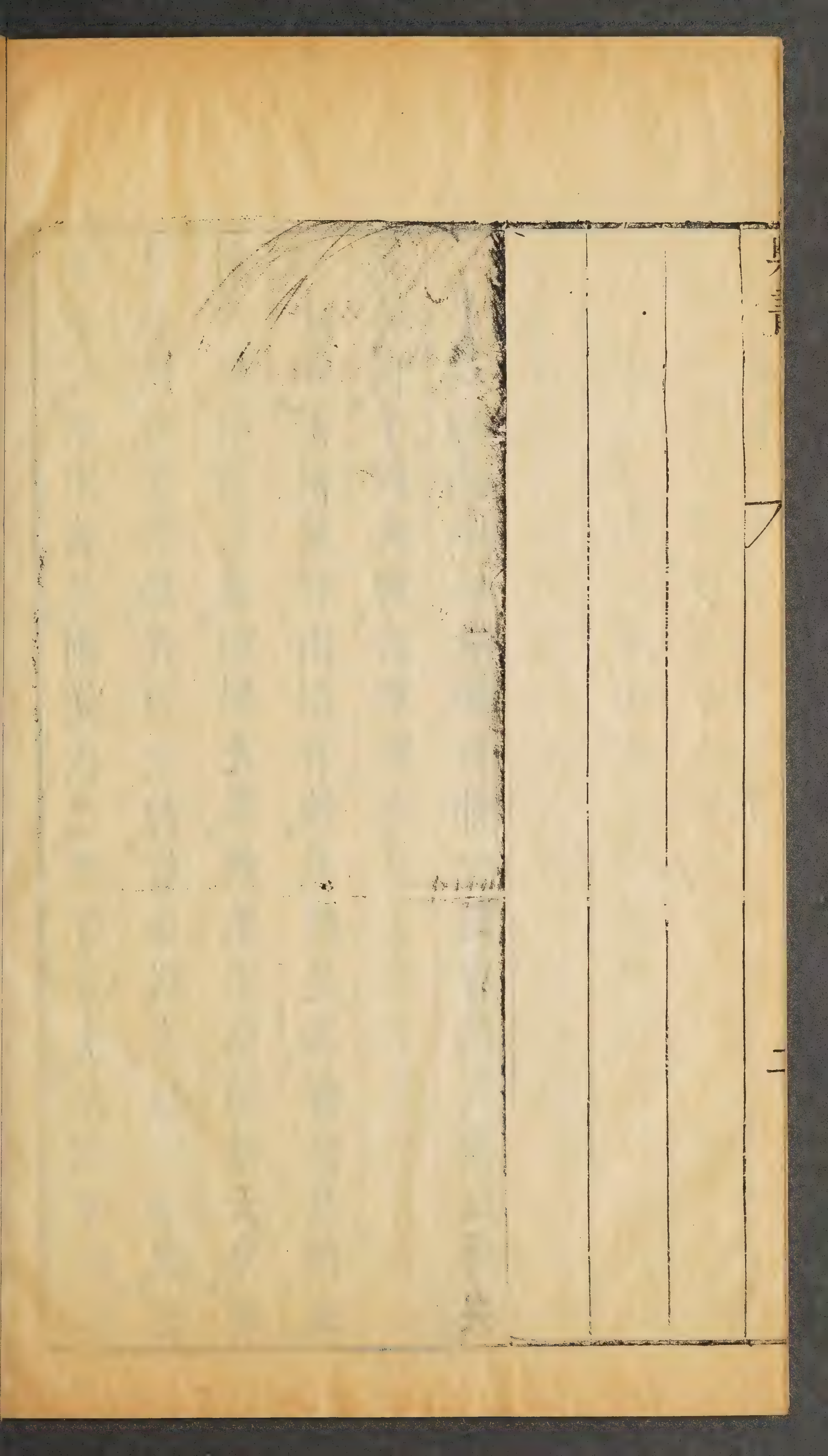
分天下盟詞 蜀遣陳震慶權在位權乃參分天下造爲盟曰

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携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早是如此不害壯繆許都一動曹賊久無處所矣



吳主

議奔喪科禁詔 黄龍六年正月

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逺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

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

令得中詳爲節度

詞甚淸雅

答諸葛瑾 周瑜子胤以罪徙廬陵郡 諸葛瑾步隲連名上疏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于烏林走曹仁于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

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于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于興繼為胤歸訴乞句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

滛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于公瑾義猶二君樂
亂成就豈有已哉追亂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
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
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
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權不獨才智亞掾文藻風雅亦其次也

諸自參前後皆附會其條陳取于公建義請二君樂
剛良就豈有已哉迫亂罪歷本宜便還且欲苦之使
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擬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區然
雖德非其實猶欲庶幾事亦如稱故未順古以公達
公子而二者在中間苟使能致亦何患乎
權不獨才智亞發文藻風雅亦其次也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權薨休弟亮承統孫綝黜亮爲會稽王迎休即位

開田詔永安元年

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巳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太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

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
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
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
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于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
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
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
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居然盛世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孫堅興兵討東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論劉關張疏權拜瑜南郡太守屯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

譏奇計奇文奇不可以其有妨玄德便謂非算忽之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

奢侈疏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巳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一出于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長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

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

饑而後飽寒者不俟狐狢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于浮華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物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

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伏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醜恣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紛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

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儲殺戮忠良少所全宥數于是時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極爲煩瑣竟免于難亦其幸矣

非過於高而難竟免于難亦其宜矣
能發我忠良以所全者數于是非言盡見能解理
之詳哉。
兵不離逼，甲不解帶，而可以不膚生財之原，充府藏
開富國之利，杜儀軍之本，況今六合分爭，什伍征賦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丞相陸遜卒恪遷大將軍領荆州事權不豫徵恪領太子太傅中書令

與丞相陸遜書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巳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寛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克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畧不足纍責且士誠不可纎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已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于禍原其

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譛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于家戸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愛才之道始于自克可謂篤論

諸葛恪

諭衆論

恪以建興元年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太罷勞同辭諫恪恪乃著論諭衆意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

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巳、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于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于吳、尚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于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于

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于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虛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

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殁、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

所憂可思于後

知慕其叔父不度其才之非儗兵敗于外禍發于中身死族赤如父所料然志則壯矣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少好學能屬文

博奕論　曜爲太子中庶子時蔡潁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

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于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

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
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
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
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
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
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
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
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
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
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于
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

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
鄙賤遠矣、

書類數矣

曹八分于隸書最木[illegible]

晉書詔令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嘉興黃子錫復仲

許渭徵介夫輯評　顧之莘宗之叅訂

句章陳裕廣生　陳祐天生

武帝

敃坐復膳詔 泰始元年

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于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

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

殺。奈何奈何。

禮雖終奪情則未移武帝猶可稱宜在此舉

武帝

○平糴詔 泰始二年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幷力墾殖欲令

農功益登耕省益勸而猶或騰踴至于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

平糴利農仁心善政欲之不行武帝治事往往然已

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寬惠仁厚沉深有度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太保鄭沖奉策授位帝以禮讓魏朝公卿固請乃從之

立太子詔 泰始三年春正月立子衷爲皇太子

詔曰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子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亂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

赦非令典然冢嗣攸建普天同慶大惠不施非祥

可見

二千石詔 泰始四年夏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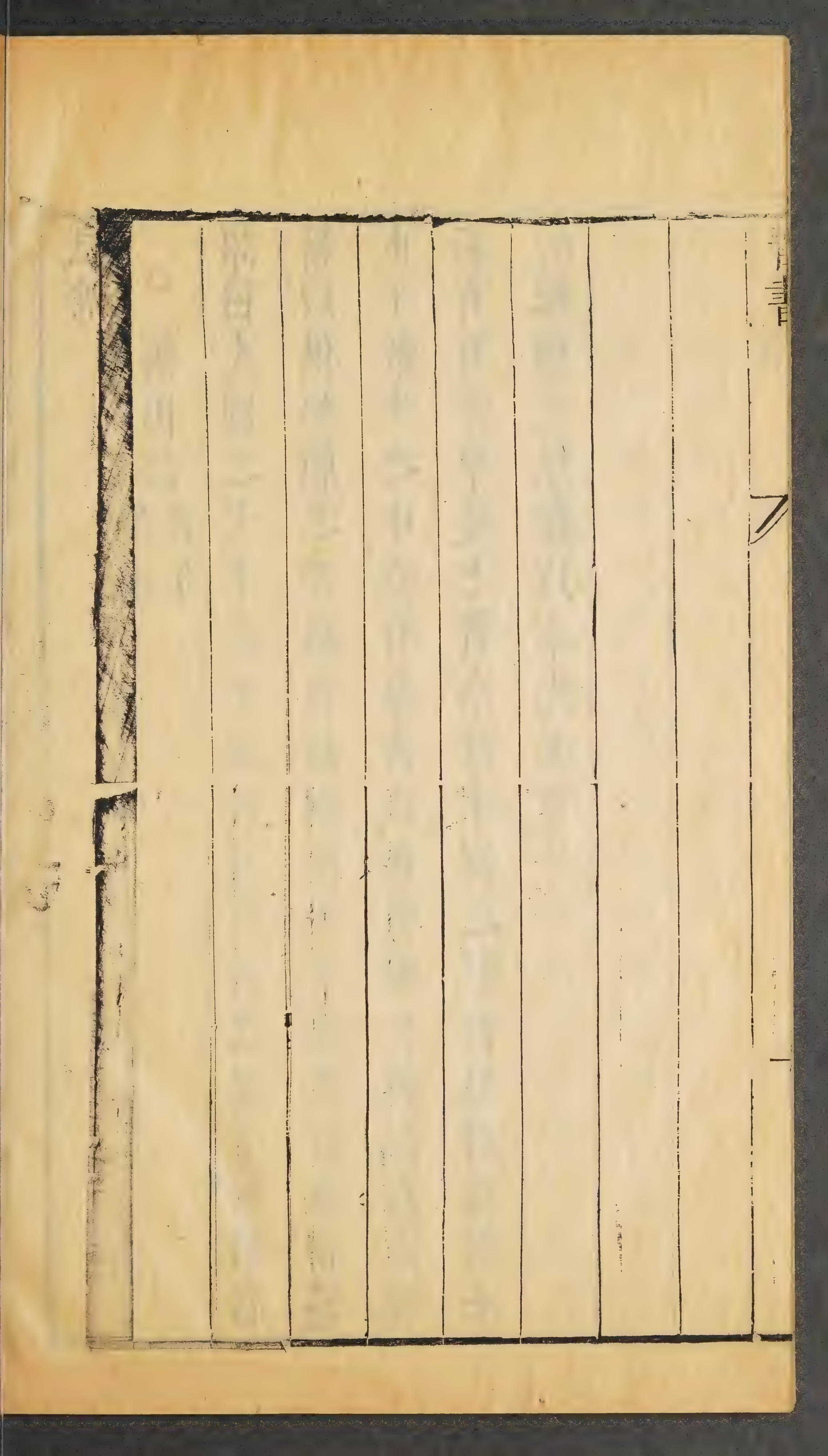
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諭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悌于族黨悖禮棄常不

率法令者、料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于良二千石也、于戲戒哉

武帝

籍田詔 泰始四年

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于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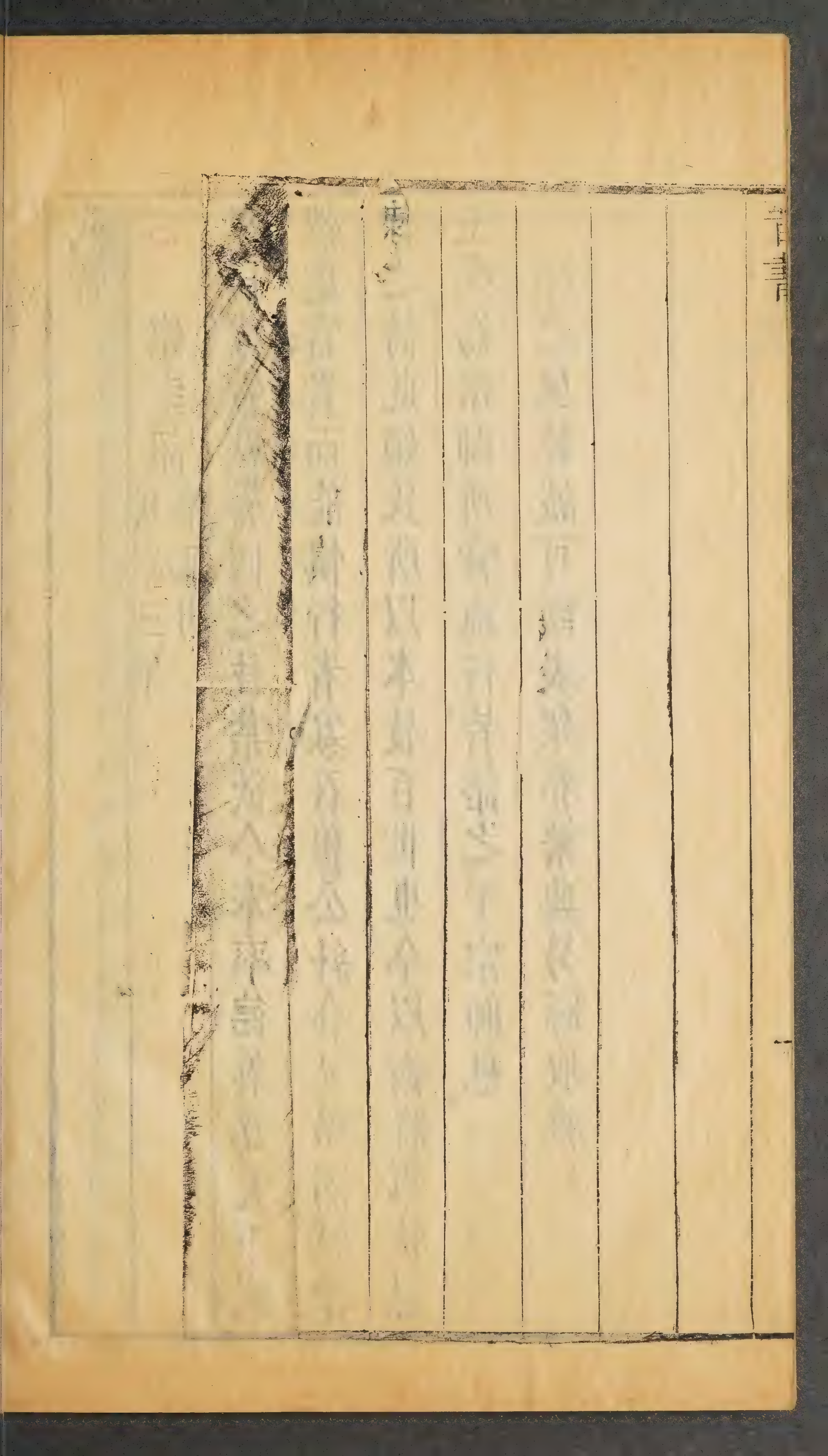


武帝

宗室詔 咸寧三年春正月

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于宗師也

亮之風範誠可議表衆邪繁與昬孫取勝



下傅玄詔 傅玄皇甫陶共掌諫職

二常侍懇懇于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于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

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龜綦母鄰。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人方未言。委曲導之。及其既言。咨嗟善之。然而用之行者。萬無一也。雖善何益

元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子嗣位爲琅琊王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寮上尊號卽位

二千石察長吏詔 太興元年秋七月

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强、存恤孤獨、隱實戸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

當受閫寨之責各明慎奉行。

渡江之初群賢會聚然號令文章無大可紀者

元帝

○譙王承監湘州諸軍事詔 太興年

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

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

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承雖篤厚然非其才用者不度枉死可惜

元帝

議温嶠不拜詔 建武元年秋九月以温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塟固讓不拜元帝詔議

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嘗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于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

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群臣詳共通議

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

二帝受栽梓宮無所元之此詔愧嶠多乎

明帝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幼而聦哲永昌元年閏月元帝崩卽位

遺詔 太寧三年閏八月

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于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耻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歛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

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于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

成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太寧三年閏月明帝崩即位

新宮詔 咸和八年春正月

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旣獲臨御、大饗羣后、九賓克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會、其赦五歲刑以下、

康帝諱岳成帝母弟咸康八年六月成帝不豫詔以爲嗣成帝崩即位

降禮詔 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

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况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魏世詔令即爲清新猶未見此渺然絕塵者也

褚皇后 諱蒜子河南人父裒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娘邪王妃康帝即位立爲皇后穆帝即位尊爲皇太后

臨朝詔 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請臨朝

詔曰帝幼冲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後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言輒敬從所奏

晉室諸后康獻最德亦最才辭令溫雅何必多讓

學人

褚皇后

復臨朝詔 簡文帝崩孝武幼沖群臣啓請于是太后復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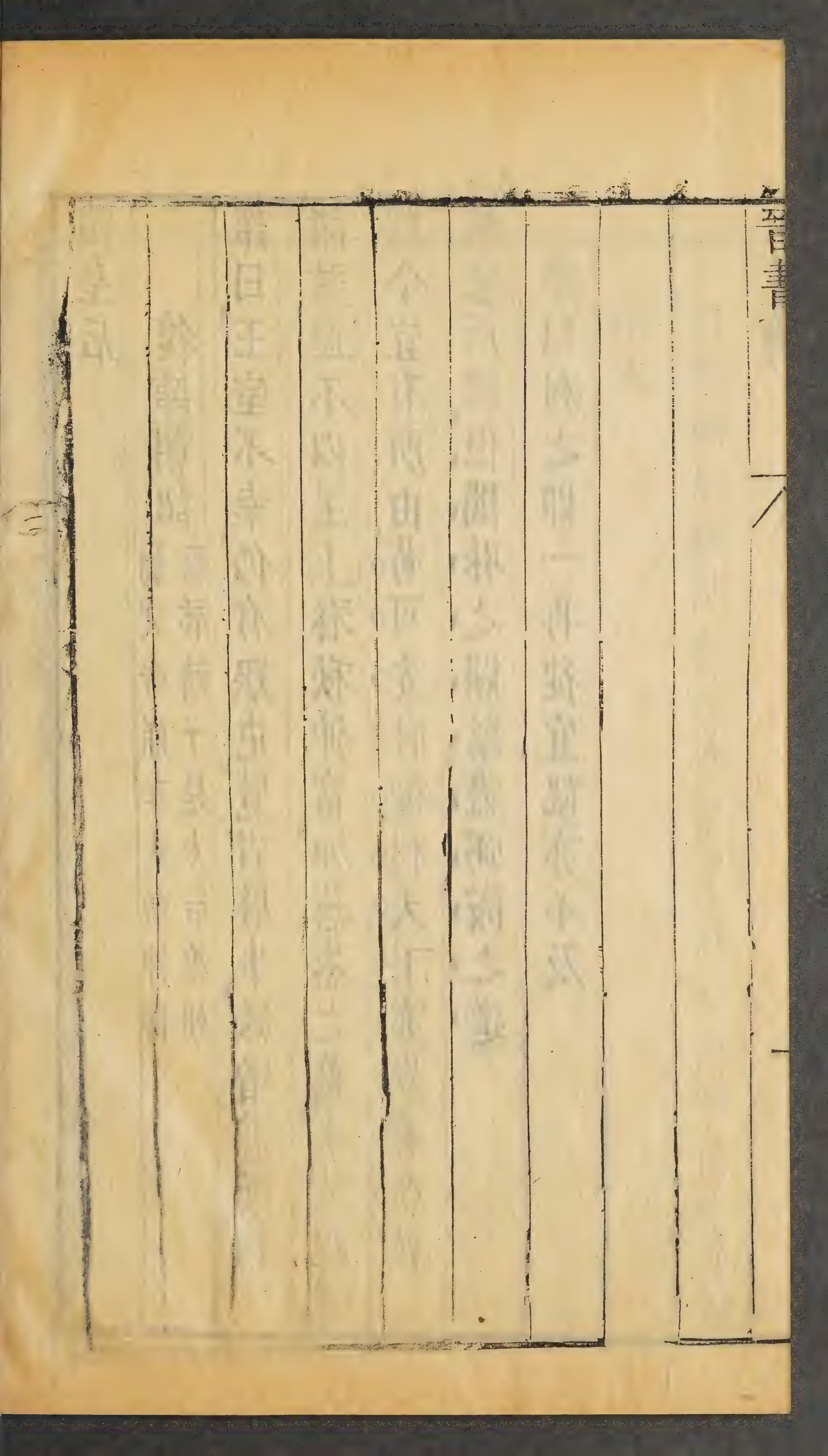
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內

諸君、並不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

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

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

非日利之即一再從宜訊亦不及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封爲琅邪王廢帝廢桓溫迎帝即位

百官詔咸安二年

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于昊蒼耀晨輝于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

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于曩代朕所以虛想于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安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即位

吳隱之進號詔 元典年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隱之酌水賦詩清操愈厲

夫孝行篤于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古隆吏治即在衰末苟有異政必下褒異之詔無常之賜于今絕矣

